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尸骨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尸骨袋>>

13位ISBN编号：9787532739066

10位ISBN编号：7532739066

出版时间：2006-6

出版时间：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斯蒂芬·金

页数：498

译者：许静雅,陶昱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斯蒂芬·金是享誉欧美的恐怖小说大师，他的每部小说一经面市就立即登上畅销小说排行榜首，并不断被拍摄成电影。
他用悬疑、线索、梦境、追忆、幻象和灵异引人入胜地编织了一个人和鬼魂共处的世界，读者从打开小说之始，便和书中的主人公一起踏上阴森恐怖的探索之旅。
主人公迈克是一个生性敏感的中年作家，在创作巅峰期过后，陷入了灵魂枯竭的状态。
更不幸的是他深爱的妻子乔又因一场车祸的牵连意外死亡，痛苦的迈克从验尸官处得知乔对他隐瞒了已怀孕的事实，这使他疑虑重重，尤其当他了解乔曾多次悄悄去了他们远在海边的别墅莎拉-拉弗斯后，他决定前往别墅探究妻子在临去世前的奇怪行为。
但是看房人比尔，这个向来对他友善的老人竟然一反常态地对他显示了毫不遮掩的敌意，并多次生硬地暗示他快点离开。
附近的居民也明显地表示不欢迎他，有一次他甚至遭遇危及生命的伤害。
迈克敏锐地觉察到在当地的历史中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终于在乔的笔记本里寻到了蛛丝马迹……

作者简介

章节摘录

书摘　　9　第二天早上九点，我在一个塑料瓶里灌上点葡萄汁，走上主街，朝南开始一次远距离的漫步。
天空清朗，温度已经很高。
街上很安静——那种只有在一个充实的星期六之后才能体会到的安静，一半是孤独一半是倦意。
两三个渔夫把船停在远处的湖面上，湖上静得没有一下机动船的马达声，也没有一声孩子的欢笑和嬉闹。
我经过街边土坡上的五六幢小别墅，虽然在一年的这个季节，那里面很可能都住了人，但惟一看得见的生命迹象是挂在帕森戴尔家露台栏杆上的几件游泳衣，以及贝切尔德家码头上那只半瘪气的亮绿色海马游泳圈。
　可是，帕森戴尔的灰色小别墅仍然属于帕森戴尔家吗?贝切尔德家——它面向湖和山的窗户像立体影院的荧幕——那滑稽的环形避暑营地仍然属于贝切尔德家吗?当然看不出。
四年里可能有很多变化。
　我这么走着什么也不用心去想——这是我写作期间惯用的小伎俩。
运动身体，休息头脑，让地下室的小家伙们自己工作。
我走过那些乔和我曾在里面喝过酒、吃过烧烤，偶尔打过几场牌的营地，边走边像海绵一样吸收周围空气中的宁静，喝着葡萄汁，用胳膊抹去前额上的汗，然后等待着思绪自己发生。
　首先产生的是一个古怪的念头：夜晚那孩子的哭泣声好像比麦克斯·德沃尔的电话来得更加真实。
我当真在回T镇的头个完整的晚上就接到了一个有钱的坏脾气电脑大亨打来的电话?那老家伙当真在电话里把我叫做“骗子”?(从我告诉他的话来看，我的确是，可这并不重要)我知道确有其事，可相比之下我更容易相信那个“黑迹湖幽灵”——也许其它营地的人称之为“神秘的哭泣男孩”——的存在。
　快喝完那瓶葡萄汁的时候，第二个念头跳了出来——我该给玛蒂·德沃尔打电话，告诉她发生的一切，这是一种自然的冲动，但不是个好主意。
我已经过了相信“可怜的小女人和凶恶的老继父”’这类简单的故事的年龄……只不过这回故事里换了个恶公公。
今年夏天我有自己的打算，不想掺和到电脑大亨和住房车的穷女孩之间日渐丑陋的纷争里去。
德沃尔得罪了我——而且很严重——但也许他并不是冲我来的，不过就事论事而已。
嘿，有些人就是喜欢无端得罪人。
我犯得着和他对着干吗?不，没必要。
我救了“小红帽”，不经意间碰到了她母亲小小的，但很结实的乳房，还知道“凯拉”在希腊语里表示“淑女一样”的意思。
这些已经足够，再多就撑了，看在上帝的份上。
　我停下了脚步，还有大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沃灵顿，那是一座当地人常称为“乡村俱乐部”的木头建筑，名副其实——它带一个六洞的高尔夫球场，一座马厩和一个跑马场，一个饭店，一个酒吧，一座可供三四十人住宿的会所，会所周同星星落落散布着八九座小屋。
它甚至还带一个双轨保龄球场，尽管那些小柱得靠你和对手轮流去竖。
沃灵顿建造的时间是一次大战早期，比莎拉一拉弗斯晚些，但并不太晚。
　一条长长的码头通向一座小一点的建筑，人称“日落酒吧”，沃灵顿夏季的游客们常在一天结束时到那儿喝酒，另一些则在一天开始时在那儿要上一杯“血玛丽”。
我朝那个方向望去，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
水上酒吧左边的门廊上站着个女人，正看着我。
　看到她我差点儿跳起来。
当时我的心情刚好不是最佳，也许这有点关系……不过我认为无论我的心情有多好，她都会把我吓一跳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一动不动，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瘦得出奇，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她那张脸。
你有没有见过爱德华·孟克的《呐喊》?那好，想象一下那张尖叫的脸休息时的样子，闭着嘴眼睛警惕

地盯着画外，那你就知道这个站在码头顶上，有着长长手指头的手搭在扶手上的女人是怎样一副尊容了。
不过我必须告诉你，我的第一反应并不是爱德华．孟克的画，而是丹弗斯太太。
她看上去大约七十岁，穿着件黑色的连体游泳衣，外面套着条黑短裤。
这种搭配显得出人意料地正式，仿佛那永不过时的黑色鸡尾酒小晚装的变种。
她的皮肤奶油一样惨白，不过扁塌塌的肚子以上的部位以及皮包骨头的肩膀两侧除外，那两处浮满了大块的棕色老人斑。
她脸上长着骷髅般突出的颧骨和光秃秃鼓起的眉骨，整张脸像一把尖锐的楔子。
眉骨下面的眼睛深陷在眼窝的阴影里，几乎看不到。
稀疏的白发从耳边笔直挂下来，垂到前倾的下巴两侧。
上帝，她太瘦了，我心想。
她什么也不是，就是一袋子——　想到这里，我浑身打了个冷战，一个强烈的冷战，好像有人被人电击了似的。
我不想让她注意到这点——这是怎么样的一天!一大早就把一个男人恶心得浑身发抖，一脸苦相——于是我抬起手来挥了挥，挤出一个微笑。
早上好，站在水上酒吧那边的女士。
早上好，你这老掉牙的骨头袋子，你差点吓得我尿裤子，不过这些日子没关系，我原谅你了。
你过得还好吗?我怎么觉得我笑得比哭还难看。
她没有朝我招手。
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个傻瓜——镇上没有头号傻瓜，我们轮流来凑——打招呼的手以一个尴尬的半敬礼姿势收场，我开始往回走。
刚走了五步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那种被她观察的感觉是那么强烈，好像一只手掌按在我的两片肩胛骨之间。
她刚才站着的码头现在空无一人。
我眯了眯眼睛，第一个反应是她肯定走进酒吧的阴影里去了，但她不在那儿，而是像个鬼魂那样消失了。
她走进酒吧里去了，宝贝，乔的声音说。
你知道的，对吗?我的意思是……你是知道的，对吗?　“对。
”我自言自语，那个夏天里我经常自言自语。
“是的，也许她真的进去了。
也许她走路鬼鬼祟祟的。
”是啊，就像丹弗斯太太。
我再次停下回头张望，可道路沿着湖边稍稍拐了一点儿，从这儿已经望不见沃灵顿和日落酒吧了。
真的，我心想，这样更好。
回去一路上我在脑海里一一列举回莎拉一拉弗斯前后发生的怪事：反复出现的梦境、向日葵、电台标签、夜里的哭泣声。
我觉得自己与玛蒂和凯拉的巧遇，外加电脑先生尾随而来的电话也勉强算得上是怪事之一…只是比起夜里听到的孩子的哭声是不同意义上的怪事。
那么，乔安娜死时我们在德里而不在黑迹湖这一点呢?也算得上是件怪事吗?我不知道，我甚至不记得为什么要把它算在里面。
一九九三年秋天和冬天我正忙于把《红衣人》改编成电视剧脚本。
一九九四年二月我开始写作《一落千丈》，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扑在这本书上。
况且，提出前往T镇，前往莎拉……　“一向都是乔开的口。
”我对着空气说，当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时立刻明白这话有多么正确。
我们俩都很喜欢这所湖畔的房子，然而每次都是乔提出“嗨爱尔兰人，让我们去T镇住几天吧。
”这话她随时都可能说出口，只不过在她去世前的一年里她一次也没提过。
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替她开这个口，似乎我已经把莎拉一拉弗斯给忘了，即使在夏天临近的时候。

我真有那么专注于写作?好像不是……难道还有其它原因? ’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很不对头，可我不知道是什么。
毫无来由。
这让我想到了莎拉·泰德威尔和她某首歌的歌词。
她的歌从来没有留下过录音。
但我有盲眼蓝调艺人雷蒙·杰弗逊翻唱她这首歌的唱片。
其中一段唱道： 它什么都不是，只是一支谷仓舞，甜心 它什么都不是，只是一支圆圈舞 让我吻你甜蜜的嘴唇，甜心 我找到你，你是我的宝贝。
我喜欢这首歌，常想象它不是出自那位老民谣歌手醇厚的歌喉，而是从一个女人嘴里唱出来时会是怎样。
从莎拉·泰德威尔的嘴里。
我打赌她唱起来更甜美。
朋友，我打赌她能唱出轻巧的节奏感。
我又到了自家门前的湖畔，环顾四周，没人(不过我已经听到今早第一艘滑采汽船排水的声音)，于是我脱得只剩内裤，朝浮板游去。
我没有爬上浮板，而是躺在旁边的水面上，一手抓着扶梯，慵懒地用脚踏水。
这已经很舒服了，可是这一天余下的时间该怎么打发呢? 我决定用来清理二楼我的办公室，完事后兴许去乔的工作室转转，如果那时自己还没丧失勇气的话。
我往回游，轻松地踏着水，脑袋浮在水面上，湖水沿着身体流淌而过，像凉凉的丝绸，我觉得自己像一只水獭。
快到岸边的时候我抬起滴着水的脸，看见主街上站着个女人正看着我。
她瘦得正像我在沃灵顿见过的那位……不过这一位是绿色的，绿色的指着道路的北方，像古代传说中的森林女神。
我猛喘一口气，呛进不少湖水，然后咳了出来。
我在齐胸深的湖水里站起来，擦了擦灌满水的眼睛，紧接着笑了(虽然带着一丝怀疑)。
那女人所以是绿色的，是因为它原来是一棵白桦树，长在我家枕木台阶和主街相接处稍稍偏北的地方。
然而尽管两眼不再模糊，看到树叶在斑驳的白树干周围的形成的那张窥视着的“ 脸 ”仍旧让我毛骨悚然。
由于没有一丝风，那张脸纹丝不动(像那穿黑短裤黑泳衣的女人的脸一样纹丝不动)，可是在微风轻拂的日子里，它会显出微笑或皱眉……甚至是大笑的样子。
它后面矗立着一棵病恹恹的松树。
一根光秃秃的枝干指着北方，我就是铠把它当成了一只指向北面的皮包骨头的手。
这已经不是我头一遭把自己吓得灵魂出窍了，我总是看到一些东西，仅此而已。
当你写了足够多的故事，在你看来，地板上的每块阴影都像是脚印，灰尘中的每根线条都传达着神秘的信息。
当然，这显然对于我分辨这些离奇事件中哪些是真的发生在莎拉一拉弗斯，哪些只不过发生在我离奇的想象中没有任何帮助。
我匆匆扫视周围，发现湖的这一带仍然只有我一个人(虽然这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除了那艘船以外，湖上又响起另两艘船嗡嗡的马达声)，于是磕磕绊绊地脱下了浸水的内裤，绞干放在我的短裤和T恤衫上面，然后捧在胸前光着身子走上了枕木台阶。
我假装自己是男仆本特，正给彼得·温西爵士端去早点和报纸。
回到房子里的时候，我已经乐得像个傻瓜了。
…… P112-P116

编辑推荐

《尸骨袋》作者斯蒂芬·金是享誉欧美的恐怖小说大师，他的每部小说一经面市就立即登上畅销小说排行榜首，并不断被拍摄成电影。
他用悬疑、线索、梦境、追忆、幻象和灵异引人入胜地编织了一个人和鬼魂共处的世界，读者从打开小说之始，便和书中的主人公一起踏上阴森恐怖的探索之旅。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